

# 中世纪游吟诗史\*

〔法〕米歇尔·冉刻 撰 王以培 译

**摘要：**游吟诗人研究在中世纪文学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从12世纪初到13世纪末，游吟诗人创立了一种诗风与爱情观，其影响广泛而深远，遍及整个欧洲，至今尚未完全消失。而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将“游吟诗人”铭刻在记忆中。他们用古语和半外语创作了古老的诗歌，其中充满着对已然被遗忘的人物与事件的影射，而这些诗歌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似乎只是出于偶然、惊奇和错误才能触动我们。

**关键词：**欧洲 中世纪 游吟诗人 游吟诗史 风格 爱情观

读游吟诗人，可追溯到诗的源头和要求严格的诗歌。而“游吟诗人”一词，甚至比游吟诗人本身，那些伟大的旅行者更为流传。数世纪以来，多少历史风尘将它扭曲、遮盖！而今，人们可以用8世纪末的游吟诗人，或10世纪末一名失意的大胡子吉他手，抑或12世纪，毫不犹豫选择以此自我命名的诗人来形容游吟诗人的风格。“游吟诗人”让人依稀想起爱情与诗歌的理想精神，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真正的游吟诗人身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明显。

而是否有必要追忆这个名称？“游吟诗人”，正是通过他们，人们才得以将那些最古老的抒情诗完整保存在现代欧洲语言，确切地说就是罗曼语中，也就是保留在这些从拉丁语口语演变而来的语言中。这种语言在但丁之后，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统称为奥克语；而但丁这位

---

\* 此文原为作者《游吟诗人——一部诗歌史》一书的《引言》，该著将于年内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伟大的智者，游吟诗人的伟大赞美者，他在《论俗语》<sup>①</sup>中，根据各种语言对“是”的不同说法，辨别出奥克语（oc）、奥依语（oil）<sup>②</sup>和西语（si<sup>③</sup>）。

从12世纪初到13世纪末，游吟诗人创立了一种诗风与爱情观，其影响广泛而深远，遍及整个欧洲，至今尚未完全消失。而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将“游吟诗人”铭刻在记忆中。倘若这是一本历史书，这本书只需为此提供证明。然而，这是一本关于诗人与诗歌的书，它的价值仅在于邀请读者阅读这些以古语和半外语写成的古老诗歌，其中充满着对已然被遗忘的人物与事件的影射，而这些诗歌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仿佛只是出于偶然、惊奇和错误才触动我们。

这些“过去的诗歌”，也就是写于过去的诗歌，想要进入，须付出努力。而这个词语可以体现并时常散发出过去的魅力。与自发的、轻佻的魅力相反，这种魅力被普遍分享，广泛接受；而对于这种感人的、主观的、略显稚的魅力，历史学家们却激烈否认，并将其掩盖在作为历史学家可以找出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而拒绝承认，没有他，谁也不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转向游吟诗人，人们就是要将过去的这两种诗意结合起来。

这难道不正是他们的直接继承者在中世纪所做的：将即兴、内在的诗意表达与对过去的迷恋相结合么？奥萨·马尔什（Ausàs March），这位15世纪加泰罗尼亚的杰出诗人，迟来的正宗传人，令人尊敬的游吟诗人的直接继承者，就此写下了这组诗歌：

Aixi com cel qui'n lo somnis delita,  
E son delit de foll pensament ve,

① 《论俗语》，原文引拉丁文 De vulgari eloquentia。作者在本书中直接引用了相当数量的拉丁文诗歌及词句，并译成法语，译文中为保留作者原貌，同时方便读者阅读，将拉丁文诗歌原样保留，而将文中引用的拉丁文置于注释中。另，所有译文均译自法语。——译者注

② 奥克语（oc）、奥依语（oil）存在于法语之前，是拉丁语向法语过渡时期的语言。——译者注

③ 西语，原文 si，早前意大利语的一种。——译者注

Ne pren a mi, quel temps passat me té  
L'imagnar, qu'alter bé noi habita.

.....

Del temps passat me trob en gran amor,  
Amant no res, puy es ja tot finit...

梦里寻欢的人们，  
那狂欢与之相随。  
我亦如此：过去缠绕着我的灵魂，  
除了幻想，我无处安居。

.....

对于往昔时光，我心怀大爱，  
所爱只是虚无，因为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让·福瓦萨尔（Jean Froissart），14世纪著名的编年史作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以一种令人惊艳的方式，将编年史与诗歌，记忆和历史，世界史与个人历史，书写的历史和主观幻梦及想象的历史奇妙融合，并由此创作了一首诗歌，诗中讲述了他如何在一个梦想时代，找回了青春：

风流韵事让我想起，  
过去的年代。

但引文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何让人们相信，对过去诗歌的关注会令人愉悦，让人受益良多，而当人们沉浸其中，不至于上当受骗，就像游吟诗人本身和他们最初的读者那样？

诗歌提供了从自我到他人的重生的经历，如众所周知，波德莱尔

曾说：“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尽管远离那个时代，尽管存在文明的差异，这种重生还是发生了，更加激动人心，同时也更不确定：它是不是骗人的？重生显而易见。这些古老的诗歌并非为我们而作。他们的作者如何能想象到我们今天？然而，将我们隔开的距离与我们须要克服的困难，让我们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产生更强的兴趣。当历史及文献学研究使我们或多或少得以恢复他们的诗歌世界，找回他们当初在那个时代的感受（总是不同于我们最初所把握的那种感受），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一切与我们原初对它们的想法渐行渐远。而他们仍持续对我们说话，甚至走得更远，继而通过一种全新的理解，给我们原初的快乐平添了一份精神愉悦。总之，我们从中又有新发现。

的确，过去所有的诗歌，甚至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当我们转向游吟诗人，这种真实给我们以强烈冲击。首先，由于他们与诗歌的复杂性观念所保持的关系。和通常情况一样，我们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从简单到复杂，针对诗歌发展过程中活生生的典型，对其进程做一番自然梳理。从最古老的、不朽的诗歌艺术中，我们总体发现一种单纯之美。在古典时期，像《圣经》及荷马史诗这样的书籍，它们如此伟大，以至于为了证实对正义的追求而折损了这种美。浪漫主义时代，在早期诗歌与民间表达中，曾一致寻求这种被视为自发的、天真的艺术。浪漫主义曾相信并确认了中世纪的诗歌发展线索，在鄙视中世纪诗歌，将其视为粗鄙之前，曾因为同样的理由爱它。然而游吟诗人的诗歌，这如此古老的诗意，最先融入欧洲新语言的诗歌，是狂热的精英主义且精雕细琢，它不仅在社会学意义上毫无大众性可言，且恰恰相反，不是以其单纯，而是以其深邃、复杂打动人心。

然而，在艺术上，对诗意的复杂性进行统一概述并非易事。如同在语言学的思考上，最无知无能的讲述者，也懂得本能地尊重其母语的最复杂的规则——这种规则也许只有借助最抽象的思维才能被阐述和解释。正如封达尼尔（Fontanier）所说，有一天，人们在交易大厅

里发表演说时的遣词造句，会超过最智慧的演说家；同样，这最古老的诗歌并不排斥那些从不写作的民众在实践中的用语而时常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格律，就像在象征性的语言中一样。在中世纪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的吟唱诗人就是其中一例。游吟诗人诗歌之复杂，尽管并不要求诗人是一位智者，但至少要求他是一位书面语的学徒，而这并不否认浪漫主义的解读，后者对于其中散发出的自然清新十分敏感，这也不是浪漫主义的错。

这种复杂性并非如北欧诗歌那样自然，但可以肯定，游吟诗人制定了格律的形式。可以肯定，在其创作方法中，修辞学从未缺席，借用保罗-让·杜莱（Paul-Jean Toulet）在《苏珊娜与温和的吉罗杜克斯》（*Suzanne et le Pacifique Giraudoux*）中的话说，他欣赏游吟诗人贝尔特朗·德·波尔尼（Bertrand de Born），因为他所有的作品仅用了一个隐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沉湎于文字游戏，借用外来语，将词语改弦更张，个中奥秘，只有当今一流的语词学家才能理解。然而，现实的、给人印象深刻，有时甚至很极端的难题还在于他们在诗歌中进行的那些有关爱情与诗歌问题的思索，以及由此陷入的不知疲倦的讨论。这些难题通过他们的努力得以延伸扩展，可以说使这些讨论更具体、包含更多暗示，即便在诗的形式上也是如此。最终，这些初试身手的诗歌，以其创作方式进入了它一无所知的拉丁诗歌传统，而这种方式同样令人困惑，造成了它与其继承者在所有创作方法上的割裂。

简言之，这种罗曼语的早期诗歌的复杂性并非自发的、无意识的，而类似其语言本身，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复杂。正因为如此，它既不令人惊讶，也不会让人困惑，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当代诗人将诗歌融入一种晦涩、模糊的形式，并从中看出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所说的“诗歌及其自我意识”。因此，对我们而言，游吟诗人对于复杂性的探索毫无疑问是幻想的，但却是执着的，与我们对诗歌的观念一致。

这便是阅读游吟诗人的一个理由。总体来说，不仅是为了来一场令人心碎并与自我重逢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而且通过阅读，我们可以

了解过去作品的全貌，而它提供了一个“密闭循环”，甚至在其中增添了特殊一笔。这种诗歌如此古老，这些最初的罗曼语诗歌，从一开始就呈现诗歌的特性，而与此同时，相对于过去而言，这种被设定的诗歌也承载了一段过去。这是一种不断回归自身，回归自身所创造的理念的诗歌。

这都是些抽象思考。在这一切中，本书所宣称的诗歌历史又在哪里？首先，是否仅仅是一部诗歌史？

也许正相反，诗歌史是他们创造的一系列事件，是由记忆和想象编造的历史：荷马眼中的特洛伊战争，查理曼和他继承者的统治，中世纪英雄诗史中的十字军东征，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中，一位老兵眼中的拿破仑战争。

而到了1865年，加斯頓夫·巴力斯（Gaston·Paris）将中世纪文学史长卷之一命名为《查理曼时代的诗歌史》，他从不同角度理解“诗歌”，而意味着书中所述，不是查理曼的历史，而是中世纪那些描述查理曼的诗歌的历史。而《查理曼时代的诗歌史》不是诗歌所描述的查理曼的历史，而是诗歌本身的历史——抑或文学史。

最终，与这些正面感受相反，构成诗歌历史的并非历史史实，而是“历史”感兴趣的特殊事件，所有文学传奇就像诗歌史一样被描述，而诗歌史也许就是由那些除了历史上<sup>①</sup>，而从未发生在别处的事件构成。

对于游吟诗人而言，也许所有这些感受都是混合的，且不得不混为一体。游吟诗人的诗歌写给历史的另一个版本——通常不是写给大历史，而是写给诗人个人及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庇护者、保护人的历史，这些人往往作为大人物，参与到大历史中，一些游吟诗人本身也是如此，作为他们之中最早的前辈，参与到历史中。而后，游吟诗人的诗歌有了自身的历史，诗歌的传播、影响及其抄本收藏的历史，

---

① 根据上下文，这里的“历史上”，应指史书中。——译者注

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它们。而最终，它们迅速成就了诗歌在叙事方面的别样历史。

游吟诗人的历史，首先由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旅行、爱情、相遇，及诗人生涯和作品构成。游吟诗人的诗歌史也是他们的艺术、影响，尤其是诗歌抄本的历史；那个伟大时代已然结束，却被保存在这些抄本中。游吟诗人的诗歌史也是被分割的伟大历史，由诗中所描述的丰富历史构成。诗人从中获取灵感并评述历史，一些抄本将它们收藏保存。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充满想象力的自传体文本，以诗歌描述梦想的生活，这些文字以历史形式转述了游吟诗人的诗歌。

游吟诗人的诗歌史也是社会大戏的一幕，其中每个人都在这戏中扮演角色，而诗歌与爱情提供了游戏规则。他们带着认真、带着幽默，想象并投入这场社会游戏，满怀激情，并保持距离，一如人们玩所有的游戏。

这便是人们试图追寻及编织的全部历史线索。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